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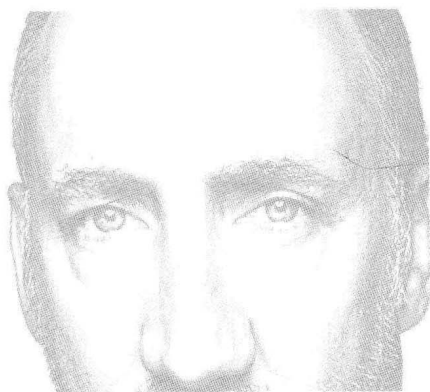
PETE
TOWNSHEND
WHO I AM

歌者
传记

P E T E
TOWNSHEND

我是谁人

皮特·汤森自传



WHO I AM: PETE TOWNSHEND

皮特·汤森 (Pete Townshend) 著 陈震 译

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

· 北京 ·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我是谁人：皮特·汤森自传/（英）汤森著；陈震译．—北京：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，2015.3

ISBN 978-7-300-20957-9

I. ①我… II. ①汤… ②陈… III. ①汤森, P. 一自传 IV. ①K835.615.76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5) 第 041420 号

歌者传记

我是谁人：皮特·汤森自传

皮特·汤森 (Pete Townshend) 著

陈震 译

Woshi Shui ren

出版发行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

社 址 北京中关村大街 31 号

邮政编码 100080

电 话 010-62511242 (总编室)

010-62511770 (质管部)

010-82501766 (邮购部)

010-62514148 (门市部)

010-62515195 (发行公司)

010-62515275 (盗版举报)

网 址 <http://www.crup.com.cn>

<http://www.ttrnet.com> (人大教研网)

经 销 新华书店

印 刷 涿州市星河印刷有限公司

规 格 160 mm×235 mm 16 开本

版 次 2015 年 8 月第 1 版

印 张 24.5 插页 2

印 次 2015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字 数 309 000

定 价 76.00 元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

目 录

CONTENTS

第一幕 战曲

- 1 我在场/ 003
- 2 是个男孩! / 005
- 3 你没看到/ 016
- 4 少年式复仇/ 029
- 5 “迂回”/ 037
- 6 “谁人”/ 051
- 7 《我无法解释》/ 067
- 8 《替代品》/ 077
- 9 空中的迷幻药/ 089
- 10 上帝入住假日酒店/ 102
- 11 奇异之旅/ 115
- 12 汤米:谬见、音乐、泥沼/ 141

第二幕 很绝望的男人

- 13 生命之屋与寂寞孤独/ 165
- 14 中间地带/ 178
- 15 运载车/ 191
- 16 乞丐,伪君子/ 198
- 17 当心你渴望的东西/ 209
- 18 丧事承办商/ 219
- 19 从容自信/ 239

20 摇滚明星之殇/ 256

第三幕 为老天爷而奏

21 最后一杯/ 279

22 疯癫依旧/ 297

23 《钢铁人》/ 311

24 精神弃儿/ 325

25 故态复萌/ 332

26 即兴弹琴/ 340

27 新家/ 346

28 写给八岁的自己/ 356

29 黑色日子,白色骑士/ 369

30 特丽尔比的钢琴/ 373

31 间奏曲/ 378

32 我是谁人/ 381

附录 1967 年的一封歌迷来信/ 383

尾声/ 385

第一幕

战曲

你什么都没听到。

你什么都没看到。

你什么都不要讲。

跟谁都不要讲

你知道真相

《1921》(1969)

别哭

也别抬眼

这不过是少年荒原

《巴巴·奥莱利》(Baba O'Riley) (1971)

而且我确定——我永远不懂战争

《我懂战争》(I've Known No War) (1983)

我在场

看着他们全都随着我的回授吉他 solo 舞动，那感觉奇异又非凡，犹如梦幻一般。观众席中，我艺术学院的好友腰杆笔直地站在一大帮低头垂肩的“摩斯族”（Mods）中间。这帮人蓄短发穿靚鞋，来自西伦敦和北伦敦，骑着漂亮的踏板车来到现场，已在药物的作用下飘飘欲仙。我不知道罗杰·达尔特雷（Roger Daltrey）、基思·穆恩（Keith Moon）和约翰·恩特威斯尔（John Entwistle）脑子里在想什么。通常情况下，我是一个孤僻的人，即使身处乐队之中。但 1964 年 6 月的这一夜，“谁人”在西伦敦铁路酒店的首演之夜，我无与争锋。

我们在翻唱《大烟囱闪电》（Smokestack Lightning）、《我是一个男人》（I'm a Man）和《路跑者》（Road Runner）这样的重型节奏布鲁斯经典。我把啸叫着的里肯贝克（Rickenbacker）电吉他靠着麦克风架上下刮擦，再拨开最近加装的一个特殊开关，顿时，里肯贝克向前排扫射出子弹般的声浪。我猛地将它刺向空中——随着暴风骤雨般的轰鸣消弭为嘎啦嘎啦的低吼，我感到一阵可怕的战栗。我抬起头，见吉他刺入了低矮的天花板。我将它拽了下来。琴头断了。

我瞬间做出一个决定：我发了疯似地将这把受了伤的电吉他一遍又一遍地刺向天花板。刚才还整整齐齐的断裂处顷刻间变得支离破碎。我以胜利者的姿态将里肯贝克举向人群。我没有砸烂它，我雕刻

了它。接着，我将它随手扔在地上，拿起一把全新的里肯贝克十二弦吉他，继续弹奏起来。

这个周二的晚上，我陡然发现，有些东西比话语更有力量，比一个白人男孩的布鲁斯吉他手之梦更让人热血沸腾。我的举动得到了观众山呼海啸般的回应。一周后，在同一地点，我砸光了我的电吉他，推倒了一擦马歇尔电吉他音箱。我的队友没有被我抢去风头。基思·穆恩踹翻了他的架子鼓，罗杰拿着麦克风在基思开裂的钹上来回刮蹭。有人视我们的破坏行径为噱头，但我知道，世界在变，我的信息传递出去了。传统的演奏方式将彻底改变。

当我第一次捣毁电吉他时，我对此举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浑然不觉，但我非常清楚它源自哪里。我的父亲是“飞行中队”乐队（The Squadronaires）的单簧管手兼萨克斯手，这支乐队演奏摇摆乐¹（Swing）。对摇摆乐的爱滋养了我，然而有一天我背叛了它，转投我的新欢摇滚乐。摇滚乐，摧毁了我对摇摆乐的爱。

我是英国人，是伦敦客。毁灭性的二战接近尾声时，我在西伦敦²呱呱落地。这三个事实对我的音乐之路有着深远的影响，一如战争的黑暗给我的祖父母和父母的人生带来了深远的影响。在我成长的年代，战争的阴影仍未消散，而在我的生命中，天气总是说变就变，根本不知道接下来会是什么天。对我家三代人来说，战争都是一个真正的威胁。

1945年的流行音乐有其严肃的使命：对抗战后的萧条，重燃一个民族的浪漫情怀和壮志雄心。我的襁褓时代沉浸于摇摆乐的神秘与浪漫之中，那是爸爸演奏的音乐，对他和妈妈重要得如同宇宙中心。那里有欢声笑语和乐观主义。战争结束了。我在场。

1 爵士乐的一种风格，又称摇摆爵士乐，形成于20世纪30年代初，盛行于20世纪40年代（脚注均为译者所加）。

2 传统上是富人和中产阶级精英的居住区。

是个男孩！

我出生时，战火已经熄灭，但硝烟尚未散尽。

“是个男孩！”信使站在舞台脚灯边，对着父亲大喊道。父亲继续吹奏着。

我是“战争婴儿”，但从未了解战争。1945年5月19日，我出生于一个音乐世家。彼时，“欧洲战胜日”已过两周，距离宣告二战结束的“对日战争胜利日”还有四个月。然而，我还在娘胎里时，战争及其“切分回声”——电喇叭和萨克斯管，防空洞和大乐队（big band），V2火箭和小提琴，梅塞施米特式战斗机和单簧管，《靛蓝心情》（Mood Indigo）和《缎衣娃娃》（Satin Doll）¹，失声痛哭，低空扫射，空袭警报，隆隆声和爆炸声，就喧嚣不止，摇摆不休，搅得我不得安宁。

两段记忆就像梦境一样让我流连忘返。

我两岁了，坐在一辆旧有轨电车的顶层。妈妈和我从西伦敦阿克顿山（Acton Hill）上的车。电车缓慢地驶过我的未来站点：电器店——1955年，父亲的首张专辑在那儿开卖；警察局——我去领回了失窃的脚踏车；五金店——数千个贴着标签的抽屉让我着迷不已；奥迪恩影院——我和伙伴们尽情观看周六日场；圣玛丽教堂——我在

¹ 《缎衣娃娃》与《靛蓝心情》是经典爵士歌曲，主要作曲者都是爵士乐大师艾灵顿公爵。

唱诗班演唱圣歌，目睹数百人领圣餐，自己却从未领过；“白鹿”酒吧——1962年的一天，和一支学生摇滚乐队完成一次例行演出后，我在那儿喝了个酩酊大醉，那是我第一次喝醉。这支乐队叫“迂回”（The Detours），有一天会蜕变为“谁人”。

1947年的夏日海滩，艳阳高照。我两岁三个月了，坐在毯子上，享受着空气和细沙的味道，聆听着微风和海浪的呢喃。爸爸妈妈像阿拉伯人般骑着马，撒着沙，开心地挥手，纵下马鞍。他们年轻漂亮、光彩照人……

我的祖父贺拉斯·汤森（人们叫他霍里）三十岁就早早谢顶，但他的鹰钩鼻和粗框眼镜仍令他引人注目。20世纪20年代，半职业乐手兼曲作者霍里时常在夏天的海滨、公园和音乐厅表演。这位训练有素的长笛手既能识谱又会写歌，可他喜欢悠闲自在的生活，所以没有挣到多少钱。

霍里与祖母多萝西（人们叫她多特）邂逅于1908年，之后开始搭档表演。两年后，怀孕八个月的多特与霍里奉子成婚。多特腹中的便是我的杰克叔叔。他依稀记得，爸爸妈妈在布莱顿码头卖艺时，一个贵妇打扮的女人走了过来，朝帽子里扔了一先令。“你们在为哪项公益事业募捐？”她问。

“为咱们自己。”多特说。

多特优雅迷人，能歌善舞，且和丈夫一样能识谱。她时而唱独角戏，时而与丈夫同台献艺，后来还参与丈夫的歌曲创作。她是个乐天派，虽然自视甚高，还有点势利眼。数年之后，多特又怀上了霍里的骨肉——我的父亲克利福德·布兰福德·汤森（Clifford Blandford Townshend）。1917年，父亲降生了，杰克当了哥哥。

妈妈小时候与父亲莫里斯和母亲邓妮住在帕丁顿区。邓妮过度讲

究卫生，然而却是个马虎的监护人。有次莫里斯开着送奶车经过家门口，妈妈和她弟弟小莫里斯从楼上窗户冲着他招手，小莫里斯差点失足掉下去。

外祖父莫里斯为人和善，却被邓妮无情地抛弃了。结婚 11 年后，邓妮突然跟着一个有钱人私奔了，做了他的情妇。那天妈妈放学回到家，见家里空荡荡的。除了一张床，邓妮卷走了所有的家具。她留下一张便条，但上面没有说她去了哪里。莫里斯花了好些年才找到了她，不过他们再也没能在一起。

莫里斯带着两个孩子投奔他母亲艾伦。那年妈妈才十岁，但已开始帮衬着持家，并从此饱受她的爱尔兰祖母的熏陶。妈妈虽以抛弃自己的母亲为耻，却以祖母艾伦为豪。艾伦教她如何调整发音，发出纯正的爱尔兰口音来。妈妈渐渐擅于模仿各种口音，并早早地显露出音乐天赋。

又过了几年，出落成婷婷少女的妈妈搬到北伦敦，和罗丝姨妈住到了一块儿。我印象中的罗丝聪明自信、博览群书，是个非凡的女人；她是出柜的同性恋，和她的伴侣安静地生活在一起。

和我一样，爸爸也曾是个叛逆少年。战前，他是极右翼政客奥斯瓦尔德·莫斯利（Oswald Mosley）的法西斯黑衫党党员。这段经历让他羞愧不已，当然他也原谅了自己——他少不更事，而且那套制服太帅了。十六岁时，爸爸便在自带酒酒会（Bottle Parties）上演奏，并因此被校方开除，他每天上午的两小时单簧管课也随之告一段落。就音乐性而言，那些演出无须他祭出牛刀，而纵观他的整个音乐生涯，他的演奏技巧都可以说是大材小用。

之后几年，爸爸加入比利·威尔特舍尔（Billy Wiltshire）的乐队，穿梭于伦敦地区的酒吧为舞会和酒客伴奏。时值两次世界大战之间，高雅、奢华和自由自在的氛围遮掩了大难临头的恐惧。大议题隐匿在香烟烟雾和流行音乐里。一如以往，性可以让焦虑的心平静下

来。但在爸爸那个时代的音乐里，性欲是含蓄的，隐匿在教养良好、举止优雅的男人和女人们的晚装里。

战争与音乐把我父母撮合在了一起。爸爸 1940 年应征加入英国皇家空军后，先后参加过数支小乐队，为战友演奏萨克斯管和单簧管成了他职责的一部分。1945 年，他成为皇家空军摇摆爵士乐队的一员。这支乐队被誉为英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摇摆爵士乐队，其成员入伍前全部效力于知名乐队。他们的演奏是革命性的，秘密武器便是摇摆乐。那时候摇摆乐还未被社会广泛接受，但老百姓爱听。爸爸能得到这份工作事出偶然：薇拉·琳恩¹（Vera Lynn）的丈夫、皇家空军摇摆爵士乐队的萨克斯手之一哈里·刘易斯因有恐飞症不愿飞往德国。爸爸顶替哈里去了德国。事实上，当摩托信使大声告诉爸爸我出生了时，他人就在德国，正在台上为军人吹奏萨克斯。

1941 年，妈妈谎报年龄入了伍，后来成为爸爸所在乐队的歌手。1944 年 6 月 18 日，在布里斯托尔的科尔斯顿会堂举行的一场音乐会上，妈妈演唱了三首歌，爸爸独奏了两支曲子。

战争结束后，皇家空军摇摆爵士乐队改叫它的别名——“飞行中队”，继续朝前飞去。

妈妈说她婚后头几年过得很孤独。“他总是连人影都见不着，难得回来了，又总是泡在街边的‘白狮’或‘格兰维尔’里。”爸爸性格开朗，相貌英俊，请人喝酒时相当爽快，在当地酒吧颇受欢迎。再加上音乐上的成功，他在酒吧里俨然就是个名人。

就连我出生时妈妈也没见着爸爸的人影。一怒之下，妈妈搬离了祖父母家，住到了塞米和莉娅那儿。塞米和莉娅是一对来自澳洲的犹

1 薇拉·琳恩（1917— ），二战期间英国最走红的女歌手、女演员之一，因经常为英军劳军演出，获颁“三军甜心”称号。

太音乐家夫妇，和儿子住在一间大屋里。莉娅“接手”了我。妈妈说，莉娅是那种“热衷于推婴儿车，为婴儿洗澡的女人”。妈妈对这类事情没太大兴趣，她忙着当歌手呢，当然，她很感激莉娅的帮助。

1946年，爸妈言归于好，我们一家三口搬进了阿克顿的白厅花园（Whitehall Gardens）。邻居里有伟大的盲人爵士钢琴家乔治·谢林（George Shearing）和漫画家亚历克斯·格雷厄姆（Alex Graham）。格雷厄姆工作室里的可调节绘图板、巨幅纸张、复杂的笔墨让我着迷不已，正是它们播下了我去艺术学院学习的种子。

我们和卡斯一家同住一个屋檐下。他们住楼上，我们住楼下。同父母的诸多好友一样，他们也是犹太人。记忆中的逾越节（Passover）总是喧闹而欢乐。每到那时，家里就会飘满犹太鱼丸冻、碎肝末和慢烤牛胸肉的香味。我们两家各占三个房间、一个厨房和一个浴室，但都没有室内厕所。我们家的厕所在后院，厕纸就是挂在钉子上的几张正方形报纸。厕所很冷，时常有蜘蛛出没，因此我从不久留。

我睡在餐室。爸爸妈妈并没有为我提供一个专属空间，让我可以将玩具和涂鸦丢得四处都是，而不用担心自己在“侵犯”成人领地。他们似乎觉得没有这个必要。我不知道什么是隐私，连最基本的隐私概念都没有。

后来，妈妈放弃了唱歌，不过没多久就后悔了。当然，她一直也没闲着，很快就帮着经营“飞行中队”去了。妈妈常常带我登上巡演大巴，我享受乐队里的轻松氛围之余，还不忘替他们照看空啤酒瓶。妈妈是他们的“唱歌宝贝”，爸爸的演奏技巧在他们中备受尊崇。爸爸练起音阶和琶音来起码得个把钟头，他在技巧上的复杂多变令人叹为观止。换作今天的摇滚乐，我们可以用更简单的话来形容：他速度很快。

巡演大巴的目的地通常是假日营地、海滨小旅馆或拥有秘密楼梯和地下走廊的华丽剧院。假日营地是英国特有的事物——夏季来临的

时候，劳工阶级会来到假日营地狂欢上一周，时常还会有“飞行中队”这样的爵士大乐队表演助兴。那种一间木屋住一家子的营地似乎不是乱搞的地方，但想象一下，如果一间木屋住的是一群年轻男子，另一间住的则是一帮妞，你怕是会浮想联翩了吧。

置身于劳工阶级中，我总有那么点优越感。毕竟，我是和乐队一起来的，而且我一待就是整个夏天，有时甚至长达16周。我从幕布后面找到了攫取他们注意力的法宝。我从小就知道如何取悦观众，并且注意到有时得付出代价。每天下午两点，爸爸会被人从最高的跳板上推入泳池。他穿着笔挺的乐队制服，从水里冒出来时还在吹单簧管。他佯装难过，脸上写满了失落。作为一个孩子，我的感受未免过于深刻。我的爸爸被羞辱了，只为博那些平头百姓一笑。

我认识到自己有别于那些普通百姓，那些间接支付我们生活费的顾客。多年以来，每次观看别人演出时，我总不免有点失落。我总会想到爸爸。

1949年9月，四岁的我被送进了阿克顿的银谷幼儿园。也许是妈妈觉得我穿上红色校服、戴上校帽后显得很可爱。她天生丽质，而随着战争配给制的取消，她更是把自己打扮得跟好莱坞明星似的。爸爸这边的亲戚有意见了——她凭什么把爸爸辛辛苦苦挣来的钱花在衣服上，而且还把我送进私立学校？她本该把我放进婴儿车里推来推去的。

我过得很开心。白厅花园是另一个被与我年纪相仿的小孩占领的街区。我们这帮小孩的头儿是我最好的朋友，我们都叫他吉皮（Jimpy）。之所以叫他吉皮，是因为他的“飞机头”（Quiff）发型很像《每日镜报》连载漫画中的人物“吉皮”。就像其他野孩子一样，我们踢足球，打板球，捉迷藏，玩“牛仔和印第安人”——那是我们最爱玩的游戏。战争游戏我们也玩，但仅限于摆弄玩具士兵或军车模

型——战争的记忆还很疼。

电影院的周六日场放飞了我们的幻想。它们的主角是查理·卓别林、罗伊·罗杰斯（Roy Rogers）、霍帕隆·卡西迪（Hopalong Cassidy）、飞侠哥顿（Flash Gordon）、劳莱与哈台（Laurel and Hardy）、“三个臭皮匠”（The Three Stooges）等等，另外还有华纳兄弟的《乐一通》（Looney Tunes）、迪士尼的动画片之类。劳莱与哈台是这个星球上最搞笑的两个家伙。卓别林对我而言有点过时，但实际上这些片子全都摄制于战前。

出了家门，我们便开始干自己喜欢干的事。我们从栅栏底部的空档钻进铁路专用线，潜入别人家的花园爬树偷苹果，朝鸭子掷石块，打开每一扇忘锁的车库门端详汽车，一路尾随送奶工和他的马车到五英里外的古纳斯伯利公园。

吉皮和我各有一辆三轮自行车。一天，才四岁大的我俩骑着我的那辆去公园，我们要在一条斜坡上创下一项新的双人自行车下坡速度纪录。吉皮掌舵，我站在后车轴上。结果，高速下坡的自行车失去了控制，我们一头冲进了坡底的花坛，摔了个嘴啃泥不说，人也受惊不小。车子严重变形，没法骑着回家了。我连着淌了两天鼻血。

1950年，年满5岁的我没有与发小们一道步入当地的公立小学。妈妈依然觉得我穿校服很可爱，所以把我送到一所离家不到一英里的私立小学。那儿我一个孩子都不认识，一个孩子都没见过。我憎恨在那儿度过的每一分钟。

每天早晨，我们唱着《前进，基督教士兵》（Onward, Christian Soldiers）齐步走入课堂，就像一群被洗了脑的赤色分子；吃完一顿难以下咽的午餐后，我们得趴在课桌上睡十五分钟。小动作会换来厉声斥责，动来动去则会招致戒尺伺候。我挨了好几回藤条，更被老师脱下橡胶底拖鞋狠狠地抽过。

某次惩罚过后，深感伤害和屈辱的我向父母发了一通牢骚。他们去找了女校长，结果她以更残酷的招数予以回应。在校时我被禁止上厕所，因此放学回家的路上，我有时会把大便拉裤子里。有了前车之鉴，我跟父母只字未提，知道这会招来更严厉的惩罚。我去向吉皮求助，他对我很同情，还支援了我几条新内裤。

这段时间，妈妈开始送我去上芭蕾课。我走进一个房间，就见二十个穿着芭蕾舞小短裙的女孩一边踮着脚尖翩跹起舞，一边对着我咯咯地笑。这一组里没几个男孩，我是其中一个。有一回我不守规矩，被老师扯下紧身衣，按在浴缸上打屁股。女孩子们全都兴奋地站在浴室门口围观。

有悖常理的是，我爱上芭蕾课。因为这段经历，今天的我可谓是一个舞者。虽然六十多岁的我仍习惯于像个小年轻一样低头垂肩地走路（我年轻时的一张照片曾被用在一本关于亚历山大疗法（Alexander Technique）的书中，作为不良姿势“后青春期塌陷”的示例图。亚历山大疗法是一种旨在纠正不良姿势、保持身体平衡性的互补性疗法），我的步伐却非常灵活。此外，我的不少舞台制作经验便根源于那几堂芭蕾课。然而，随着爸爸表达了他的不安，我的芭蕾课之旅戛然而止。

“飞行中队”最忙的夏季巡演接近尾声时，妈妈又接到了罗茜·布拉德利打来的电话。罗茜住在外祖母邓妮家对面拐角，一段时期以来，她向妈妈传送着关于邓妮的越来越令人不安的消息。

1951年夏天，邓妮的举止变得怪异非常，罗茜不能确定是否是更年期作祟。邓妮的富翁情人巴斯先生光知道寄钱寄东西。罗茜觉得妈妈应该来看看邓妮。据罗茜描述，邓妮收到一个包裹后，隔着马路大喊道：“罗茜，罗茜！快来看看这个！”纸箱里有四件晚礼服和两件裘皮大衣，然而邓妮依旧披着睡袍游走在深夜的街头。罗茜说她“疯